

月·卷·书·坊



上海辞书出版社

开·卷·书·坊

讀書抽繭錄

桑农

上海辞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读书抽茧录/桑农著. —上海:上海辞书出版社,
2013. 6

(开卷书坊·第2辑)

ISBN 978-7-5326-3864-2

I. ①读… II. ①桑… III. ①随笔-作品集-中国-当代
IV. ①I26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3)第 057347 号

丛书策划 蔡玉洗 董宁文
责任编辑 杨月英
技术编辑 顾 晴

读书抽茧录

桑 农 著

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、发行
上 海 辞 书 出 版 社

(上海市陕西北路 457 号 邮政编码 200040)

电话: 021—62472088

www.ewen.cc www.cishu.com.cn

上海中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720 毫米×1000 毫米 1/32 印张 8.75 插页 4 字数 112 000

2013 年 6 月第 1 版 201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326-3864-2/I·173

定价: 30.00 元

如发生印刷、装订质量问题,读者可向工厂调换

联系电话: 021—69213456

题 记

本书收录长短文三十六篇，大多涉及现代文学史上的人和事。写作时，有意采用“史料学”的方法，推理在考据之后，判断在叙述之中。荣幸的是，这么一点小小的尝试，能引起谢泳先生、朱金顺先生的注意，先后赐文予以点评。现又承董宁文先生厚爱，得以忝列“开卷书坊”。在此一并致谢。

书名取“抽丝剥茧”之意。前人诗云：“读书心细丝抽茧。”虽不能至，心向往之。

桑农 壬辰七夕于芜湖

目录

题记

- 001 鲁迅的一段未署名评语
- 006 陈寅恪的两首诗
- 017 吴宓致林语堂的一封信
- 028 吴宓与毛彦文
- 043 再谈吴宓晚年
- 047 凌叔华与徐志摩
- 065 八宝箱事件之真相
- 100 也说“教婆”
- 105 林徽因与冰心
- 110 方令孺与闻一多
- 123 方令孺的“爱读书”
- 129 方令孺的一篇佚文
- 133 龚业雅二三事
- 137 赵清阁与老舍

- 158 何人绘得萧红影
- 174 再说王莹
- 180 《水边》轶事
- 185 一九五七年出版的《戴望舒诗选》
- 188 “我当时并不理解他”
- 193 补说“爱书家”
- 196 读曹聚仁书话二题
- 201 唐弢书话举例
- 204 细察书影说毛边
- 209 是《狂人日记》还是《猎人日记》
- 214 钱锺书用过的室名
- 217 电话和信：写在《围城》边上
- 228 《围城》中董斜川的诗
- 232 《七缀集》中的一个讹字
- 234 杨宪益“未完成的心愿”
- 239 谁先提出“语言流”
- 244 “读书记”卖给谁了
- 247 “与我相合”
- 252 炼句功深石补天
- 256 范用与绥青
- 259 谷林的另一面
- 264 嘉孺子而哀妇人

鲁迅的一段未署名评语

一九一七年，对于周瘦鹃来说，应该是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年份。这一年二月，他与胡风君喜结良缘。为了筹备这场风光的婚礼，他将近些年翻译的欧美短篇小说汇集成册，连版权一起卖给中华书局，获稿酬四百元。这部《欧美名家短篇小说丛刊》分为上中下三册，也是在这一年二月同时出版的。

书出版后，中华书局将样本送到教育部审定。十一月三十日，《教育公报》上刊出一份《通俗教育研究会审核小说报告》。其中有这样一段评语：

《欧美名家短篇小说丛刊》凡欧美四十七家著作，国别计十有四，其中意、西、瑞典、荷兰、塞尔维亚，在中国皆属创见，所选亦多佳作，又每一篇署著者名氏，并附小像传略。用心颇为恳挚，不仅志在娱悦俗人之耳目，足为近来译事之光。惟诸篇似因陆续登载杂志，故

体例未能统一，命题造语，又系用本国成语，原本固未尝有此，未免不诚。书中所收，以英国小说为最多，惟短篇小说，在英文学中，原少佳制，古尔斯密及兰姆之文，系杂著性质，于小说为不类。欧陆著作，则大抵以不易入手，故尚未能为相当之介绍，又况以国分类，而诸国不以种族次第，亦为小失。然当此淫佚文字充塞坊肆时，得此一书，俾读者知所谓哀情惨情之外，尚有更纯洁之作，则固亦昏夜之微光，鸡群之鸣鹤矣。

后面的结论是：“复核是书，搜讨之勤，选择之善，信如原评所云，足为近年译事之光。似宜给奖，以示模范。”

不知道周瘦鹃当时是否看到这份公报，即使看到他大概也不会太在意。两年之后，即一九一九年，他收到中华书局转来的一份教育部“褒状”：“兹审核得中华书局出版周瘦鹃所译之《欧美名家短篇小说丛刊》三册，与奖励小说章程第三条相合，应给予乙种褒状，经本会呈奉教育部核准，特行发给以

资鼓励。此状 右给周瘦鹃收执 通俗教育研究会会长袁希涛(签章)。”所署颁奖日期为一九一七年九月二十四日。因为已是时过境迁,周瘦鹃对获奖一事也没有公开张扬。

到了一九五〇年,周作人以“鹤生”笔名发表《鲁迅与周瘦鹃》一文,确认那段三百字的评语原来是鲁迅所写:“因为周君所译的‘欧美小说译丛’三册,由出版书店送往教育部审定登记,批复甚为赞许,其时鲁迅在社会教育司任科长,这事就是他所办的。批语当初见过,已记不清了,大意对于周君采译英美以外的大陆作家的小说一点最为称赏。只是可惜不多,那时大概是民国六年夏天,《域外小说集》早已出版,不意在此中看出类似的倾向,当不胜有空谷足音之感吧。鲁迅原来很希望他继续译下去,给新文学增加些力量,不知怎的后来周君不再见有著作出来了。”据说,周瘦鹃当时读过此文。但正值天翻地覆之际,他自顾不暇,对此也没有表态。

一九五六年十月,为纪念鲁迅逝世二十周年,

《文汇报·笔会》刊出周遐寿(周作人)的《鲁迅与清末文坛》，又一次提及此事：“总之他对于其时上海文坛的不重视乃是事实，虽然个别有例外，有如周瘦鹃，便相当尊重，因为所译的《欧美小说丛刊》三册中，有一册是专收美、英、法以外各国的作品的。这书在一九一七年出版，由中华书局送呈教育部审查注册，发到鲁迅手里去审查，他看了大为惊异，认为‘空谷足音’，带回会馆来，同我会拟了一条称赞的评语，用部的名义发表出去。”这里的说法与前文稍有不同，即那段匿名评语原系周氏兄弟合作的。

一周后，《文汇报·笔会》刊出周瘦鹃读过此文的感想，题目是《永恒的知己之感——追念我所敬爱的鲁迅先生》。文中说：“我才知道鲁迅先生和我有这么一段因缘，不由得感激涕零，深深地引起了知己之感。”他还回忆起三十年代在内山书店见到鲁迅的情景：“我总能看到鲁迅先生坐在店堂后面的藤椅上，和店主内山完造在那里聊天。我对着这位文艺界的巨人，有些自卑的感觉，不敢前去招呼，只是远远地看他几眼，废然而去。如果早知道我年

轻时蒙他老人家刮目相看，那一定要走上去致一个敬礼，表示我这一份永恒的知己之感。”此后，他又接连写过好几篇类似的文章，如《我翻译西方名家短篇小说的回忆》、《一瓣心香拜鲁迅》、《悼念鲁迅先生》等，一再说起这件事。

周瘦鹃写这些文章时，鲁迅的名声和地位如日中天，而他自己早已退出文坛，整天只是摆弄一些盆景，偶尔写一点“花花草草”。一九一七年，为筹措结婚费用卖掉的一部译稿，引出一段未署名的评语，四十年后给他带来无上荣耀，这是他当初怎么也不会想到的。

陈寅恪的两首诗

一

王蒙先生《门外谈诗词》一文中对陈寅恪《丁亥春日阅花随人圣庵笔记深赏其游旻台山看杏花诗因题一律》的解读，令人颇感意外。抄录原诗后，王蒙先生写道：“这里能看到什么？我说不好，因为我对陈寅恪不太熟悉。但从诗里如‘世乱’、‘闻祸’、‘断句’这些词中明显感觉到，面对新中国的建立，中国的动荡，他有一种生不逢时、正逢乱世之感，这和后面要说的革命家完全不一样。再如‘荒山’，还流露出荒芜感；‘死后哀’（按，应为“后死哀”），又流露出悲剧感。此诗所表现的正是陈寅恪在大变动中的那种六神无主和悲哀。”（《书屋》二〇〇六年第六期）尽管这些话里留有余地，尽管人们常说“诗无达诂”，如此的“过度诠释”，无疑超出了阅读理解的

底线。

该诗标题明示，作于“丁亥春日”，也即一九四七年春天。抗战胜利后，陈寅恪因治疗眼疾，奔波一段时间后，于一九四七年春回到已迁返北平的清华大学，继续授课。所谓“花随人圣庵笔记”，指黄濬（字秋岳）的《花随人圣庵摭忆》一书。在吴宓抄本中，此诗标题即为《题〈花随人圣庵摭忆〉后》，诗后有注：“书中极言旻台山花事之胜。”所谓“游旻台山看杏花诗”，应是该书“旻台山之花事”条中，黄濬自录的断句：“绝艳似怜前度意，繁枝犹待后游人。”这句诗正合陈寅恪当时心境，因而有所共鸣。套用孟子的话讲，陈寅恪是读其书、颂其诗、念及其人，所以赋诗一首。

黄濬其人，现今知之者甚少，可在近代诗坛上，却是赫赫有名。他著有《聆风移诗》，是宋诗派领袖陈衍最得意的高足。钱锺书记录的《石语》，开篇第一则，便是陈衍夸奖黄濬的话。当时人们普遍认为，他是继陈三立（陈寅恪之父）、郑孝胥之后最有实力的诗人之一。黄濬虽为文人，却一直从政。早

年自京师大学堂译学馆毕业，授七品京官，后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。民国以来，历任北京政府陆军、交通、财政等阁部的参事、佥事、秘书及国务院参议。北洋集团覆灭，他蛰居数年，后应召往南京任行政院秘书，以文才备受蒋介石、汪精卫等人赏识，遂提拔为仅次于秘书长的简任级机要秘书。一九三七年，以汉奸通敌罪被正法。

这桩头号的间谍大案，当年震惊朝野。其中的细节，至今疑云重重。但黄濬因挥霍无度入不敷出，最终出卖情报给日本侵略者的罪行，应属事实。据有关记载，当时日军舰队停泊内江，国民政府军方打算以若干船只沉入江口，堵塞航道，然后大炮、飞机并用，将敌舰一举歼灭。不想计划泄密，一夜之间，日舰全部撤走。蒋介石闻讯大怒，秘密派人对政府要员逐一排查，最后发现黄濬银行账单有巨款由日本汇入，将其捕获。黄濬供认，他和日本间谍是在南京某大饭店接头的。他将机密藏于礼帽内，进饭店挂在衣帽架上；日本间谍来了，也将礼帽挂在一处。彼此各自入席，从不交谈。饭后，各自

则换戴礼帽而去。黄濬招供后，即被斩首示众，据说是蒋介石亲自下的命令。

《花随人圣庵摭忆》是一部分量不轻的掌故笔记，以记述晚清和民国初年的史事与人物为主，兼发议论或考证，不仅内容丰富多彩，议论颇有见地，行文也委婉流畅。郑逸梅《民国笔记概观》中，对此书的文史价值评价较高。具有反讽意味的是，书中竟然有“奸细考”一条。有感于华北时局危急，黄濬专门论列自元朝以来日本“早惯于勾买无耻施技刺探”中国情报的事实，并且指出：“可知吾国与外族战争，恒为奸细败事，今日当先为炯鉴。”夏承焘《天风阁学词日记》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九日有记：“于报纸见秋岳死前半月所为《花随人圣庵摭忆》，有一条论日本在元时已用汉奸探敌情，我人当以为炯戒云云，文人言行相背至此，真堪咬牙切齿也。”

《花随人圣庵摭忆》一书最初连载于《中央周报》，补编续刊于《学海》。黄濬死后，由友人瞿兑之出资印行于北平。黄裳《谈掌故》一文中称，此书当

时印数不多，市价奇昂。陈寅恪于战后重返北平得见，读后有所感触，发而为诗。其中“世乱”、“闻祸”、“断句”等词，都有具体所指，显然不是王蒙先生说的与“新中国的建立”有关。原诗流露的情感虽较为复杂，表达的意思却极为明白，并无晦涩难懂之处。

当年闻祸费疑猜，今日开编惜此才。

世乱佳人还作贼，劫终残帙幸余灰。

荒山久绝前游盛，断句犹牵后死哀。

见说旻台花又发，诗魂应悔不多来。

首联的“闻祸”指当年听到黄濬因汉奸罪被处决之事，“开编”即翻阅《花随人圣庵摭忆》一书。颔联的“世乱”，当然是“动荡”，是“大变动”，但这里指的抗日战争，而非解放战争。“佳人还作贼”，用的是《晋书》上的典故：“卿本佳人，何为随之也？天下宁有白头贼乎？”此处感慨黄濬本是佳人，奈何作贼。“残帙”仍是指那部掌故笔记，陈寅恪视之为劫后余灰。颈联的“荒山”即旻台山，“前游盛”指战前的盛况，“断句”即黄濬的“游旻台山看杏花诗”，“后

死”是陈寅恪的自称。王蒙先生的引文中将“后死”误为“死后”，是疏忽，可也能看出他没有弄清具体的指涉。尾联的“阳台花又发”，是再次点题，赏其诗而叹其人。

蒋天枢《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》录此诗，有按语：“诗稿上师母注‘删’和‘不钞’字样。”有人以为，唐筼此举是顾虑到这首诗有同情汉奸之嫌。其实，陈寅恪的立场和态度十分鲜明：“世乱佳人还作贼”。“佳人”是因其诗文才华，“作贼”是指其卖国行为，褒贬没有半点含糊。只是“佳人作贼”，令诗人惋惜不已。钱锺书写于一九四三年的《题新刊〈聆风移诗集〉》一律，对黄濬也表达了同样的复杂情感：“良家十郡鬼犹雄，颈血难偿竟试锋。失足真遗千古恨，低头应愧九原逢。能高踪迹常嫌近，性毒文章不掩工。细与论诗一樽酒，荒阡何处酹无从。”钱诗比陈诗使用了更多的“古典”，理解起来有障碍；两首诗中的“今典”及作者对黄濬的态度基本一致，却是可以“明显感觉到”的。